

名作家谈
《红楼梦》系列

克非谈

【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作家谈
《红楼梦》系列

克非谈

【红楼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非谈《红楼梦》/ 克非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名作家谈《红楼梦》系列)

ISBN 978-7-02-010772-8

I. ①克… II. ①克…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26642 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7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插页 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772-8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红楼梦》是民之瑰宝，国之瑰宝，世之瑰宝。但在解读、诠释、阐述上，却也是最富有争议的对象。围绕争议，形成多个学派，发表、出版的文章、专著，汗牛充栋，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所言所说所论，五花八门，互相南辕北辙，根本说不到一堆儿。以当代红坛的情形看，分歧不仅越来越多头化、泛化、固化，而且各方大有决不善罢甘休之势。有权威人士宣布“要争论一千年”！

读书，研究，做学问，有不同意见，引起争议，很自然。争议，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它是促进学术发展的根本动力。但过于泛化、多头化、全面冲突，也不是办法，只能徒然消耗精力和体力。最好能够改弦更张，浓缩局面，将全部功夫集中到主要而关键的问题上，详为探讨。在深化和提高的层面上，必能逐渐达成共识，至少可以减少许多无谓的分歧与争吵。在我个人看来，当今红学，其实只有三个问题，或三个方面：

第一，《红楼梦》文本描写的大时空，在哪朝哪代？故事所发生的地域，在南在北什么具体的地方？

第二，《红楼梦》的作者究系何人，是不是曹雪芹？当时的现实社会中，是否曾有过曹雪芹其人的存在？他是不是一个假托的名字？

第三，我们现在读到的《红楼梦》文本，前后矛盾之处不少，还有许多大洞小眼，未曾协调、填补。是因为作者英年早逝，未来得及作起码的修改，更未杀青，还是在流布的过程中，被人（比如高鹗）篡改？

我相信，只要研究清楚上述三个方面，红坛上百多年所积累起来

的至今仍然纷争不已的几乎多如牛毛的问题,不敢说全部迎刃而解,起码其中多半是是非非,会明朗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认真说,用不着平均花费力气,对三个方面三个问题都加探讨,只需研究其中一个问题——“曹雪芹”,便足够了。实际上,红学所有不清,所有纷争,说到底,都与“曹雪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是所有纷争的总源头。因此,面前这本拙作,对他花了特别多的篇幅。

拙作内,还用相当多的笔墨来谈《红楼梦》的艺术。我有个很固执的看法:读《红楼》,研究《红楼》,尽管方法很多,角度很多,无论从何角度、运用何种方法,去阅读去研究,都会得到一定的好处。但其中,不能缺少艺术的层面,因为它的所有一切的构筑、塑造、描绘,都是通过艺术的凝聚、赋予而营造出来的。没有作者高超的艺术营造,便不会有《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小说。对于《红楼梦》来说,我斗胆说,艺术是第一位的,这是它最大的价值所在。读《红楼》,研究《红楼》,而不管它的艺术,等于没有读,没有研究。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内所引用的原文,均来自程伟元本的《红楼梦》,即俗称的“程甲本”。

目 录

序	001
---------	-----

第一章 《红楼梦》的时空	001
--------------------	-----

读《红楼》，诠释《红楼》，研究《红楼》……弄懂它建构上的时空，应是首先要解决的一个课题。

第二章 性质与价值	013
-----------------	-----

《红楼梦》是读者灵魂的营养品。但这只有明白它是小说，并确实将它作为小说来读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功能。

第三章 缘起的缘起——《红楼梦》文本中的曹雪芹	019
-------------------------------	-----

《红楼梦》开头有一个“缘起”，讲述《红楼梦》这部小说是从哪里来的。神话，虚构，加假托，十分有趣……要认真读懂《红楼梦》，深入研究，就不能忽略这个“缘起”。

第四章 定位与移位——源头上的曹雪芹及思考	032
-----------------------------	-----

从《红楼梦》文本上看，它的作者毫无疑问是那个全能全知的叙述者。……至于“曹雪芹”三个字，不管从哪个角度考察，都应该算是假托之名，而非作者真名，当然也不是增删者。

第五章 袁枚信口开河——《随园诗话》中的曹雪芹	051
-------------------------------	-----

袁枚关于曹雪芹、《红楼梦》的话，本不足道，可他是胡适的先导。如果没有十八世纪的袁枚，或许就没有后来二十世纪胡适的考证派红学。

第六章	开山祖师空手道 无源之水成曹流	059
	没有袁枚的《随园诗话》，便不会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袁枚是无水之源，胡适捣弄成一条大河。	
第七章	冒牌与绑架	081
	江南曹寅之家没有曹雪芹这个人，找不到其任何踪影。	
第八章	模式 偶然 必然	097
	《红楼梦》问世两百多年，作者的名字真正叫什么，他的身世家世怎样，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一无所知。只晓得当年他隐居北京西郊一偏僻的山村时，朋友们叫他曹雪芹。	
第九章	灾难 话题 危机	108
	胡适的红学理念、体系、模式，直接影响了他之后的几代红学家，而这又直接影响到了对小说《红楼梦》的诠释和阐述。	
第十章	大玩笑两段自云，小玩笑一首小诗	118
	两个“自云”的这段文字……凡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不会陌生，其影响，既广泛又深远……	
第十一章	一百二十回程甲本 《红楼梦》的真传本	133
	程高本十分重要，无论读红、谈红、研究红，这都是头号问题。	
第十二章	简单明了说脂本	142
	脂本……是指三个同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手抄本……之前的有清一代，从无一人、一记载、一文献提到过其中任何一本。	
第十三章	小心，别掉进无底洞	167
	胡适……编造出了一个“三合一”的曹雪芹，并把这个实际不存在的曹雪芹硬塞进江南曹寅之家，成为曹家成员。	
第十四章	《红楼梦》的艺术及其他	189
	《红楼梦》是小说……只有了解了小说艺术，才能更好地了解《红楼梦》的艺术。	

第十五章 小说泛论 202

泛论,即泛泛之论,浅层次之论,一般性之论,常识范围之论。因为,这里用不着深奥的东西,只需作些泛泛的提谈,便可说明问题了。

第十六章 基础构筑的艺术 213

《红楼梦》有个神话,或准神话,所占篇幅不长,但它的气息却弥漫在整个红楼世界之中,成为这部杰出小说的基础构筑之一。

第十七章 无尽的文化大宝藏 248

《红楼梦》文化呈多样性,含量极高……弥漫于全书的每一个章节、每一个人物身上和每一个段落。

第一章 《红楼梦》的时空

读《红楼》，诠释《红楼》，研究《红楼》，我个人认为弄懂它建构上的时空，应是首先要解决的一个课题。也可以说是进门的门票，或一把打开“楼”内各个房间的通用的钥匙。否则你进不了门，进去后，也难打开它的千门万户，窥其奥秘。

小说属于叙事文学，构筑上它需要编织故事，塑造人物。而故事进程、人物行动则需要有具体的时空，受其依托，也受其制约。没有相应的时空，故事和人物都将如漂移不定的无根之萍。尽管小说都是虚构的，但作家在营造时，对时空的选择和设置均会十分慎重，并做出明白的描述。

小说的时空，有大时空和小时空。眼前暂不管小时空，只说大时空。所谓大时空，即故事发生和人物活动的朝代时代和具体的地域。以我国几部著名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为例，描写上无不有各自的明确的时间和空间。另外，数量不少、质量各异的公案小说、传奇、说部，也都如此。

那么，《红楼梦》呢？其故事发生在什么朝代，人物活动在什么大的空间？整部一百二十回书中，没有一次明确讲到过。不过，很长时间以来，红学界的专家学者，有一致的说道和结论，那就是清代康、雍、乾年间和那时的北京城。另外，极少数人则认为是在顺治时代。总之不脱清王朝。

大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朝代,它有许多大异于别的朝代的独特的标志。比如男人无论贵贱脑后都有一条辫子,衣着打扮(尤其是官员服饰)也与别的朝代有明显的不同。

《红楼梦》曾多次搬到戏剧舞台上,好些地方剧种都曾演出过。还两次以故事片的形式搬到电影银幕上。从人物扮相看,无论舞台戏剧还是银幕造型,那些男人包括主角贾宝玉,全都没有那条必不可少的辫子。各色男女老少、主子奴仆的衣着打扮也跟大清王朝那些年间沾不上边,全是前朝(如明代)汉族着装的模仿。出现在观众面前的众多的人物,依其形象、语言(台词)、行动(比如见人行礼),没有一个可以说肯定是清王朝那时候的人敷衍出的故事,也很难说就是发生在清王朝时期,而不是在别的朝代。小说、戏剧、电影的故事,是因人物的活动诸如恩爱情仇、悲欢离合而塑造出来的,那些人物都不是清朝的人,又何来的清朝的故事?

让人不解的是,两部电影拍摄时聘请了一批名望很高的顾问。其中就有相当权威(咬定清朝)的红学家。对那样的剧本、那样的拍摄,竟然那样容忍,不予“顾问”,反倒加以赞赏,个中情由值得思索。

《红楼梦》的营造和具体描写,跟清王朝顺康雍乾的时空以及那时空下曾经产生过的诸般种种大相径庭,大有冲突的当然不只辫子、服饰之类,还有许多带根本性的东西。

满人,是金人的后裔,中国少数民族之一,族号女真,世居东北,人数始终不多,但姓氏繁复,分成许多各自独立的部落,互相纷争不已。明万历年间,祖籍长白山满洲的努尔哈赤崛起,通过血腥的战争,较快地统一了各部落,形成一个整体,号称后金。明万历四十四

年(1616)对明朝政权发起反叛性的战争。努尔哈赤死后,八子皇太极登上汗位。天聪十年(1636),改汗为帝,去后金之名,易为清,改族名为满洲。1642年,皇太极死,年方六岁的小儿子福临被拥上大位。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军攻陷北京,崇祯帝上吊死亡,明中央政权解体。清摄政王多尔衮看准时机,诱使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与李自成在一片石对阵。李自成败溃回京,席卷所掠金银财宝,仓皇南逃再转西奔。多尔衮八旗兵轻松进入北京城,逐渐夺取中华全部领域。清初和前期,朝廷显贵,王、公、侯、伯,除吴三桂等少数几个明降将外,几乎全是满、蒙八旗久战沙场的军事集团的首领,而且多系努尔哈赤的儿孙和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几个家族的人。内中最为著名的是后来被称为世袭罔替的八个“铁帽子王”。

《红楼梦》写的宁国公、荣国公是一等公,爵次很高,仅次于王。兄弟俩一母所生,籍贯金陵。从名字、籍贯看,肯定是汉人。与之同朝同级的还有另外六位国公,共称八大开国功臣,表明当初他们都是重要的军事将领,皇帝的江山是他们打下的。依他们后裔的姓名看,与宁荣一样,也是汉人。《红楼梦》还写到了一批侯、伯,如平原侯蒋子宁、定城侯谢鲸、景田侯裘良、锦乡侯韩奇等之类,都具有世袭资格,足见均因开国有功而封的,但其中没有一个满、蒙人士。书中爵位最高的是王,有东平郡王、南安郡王、西宁郡王、北静郡王,合称四王。还有一位义忠亲王老千岁。除开东安郡王穆蒨、北静郡王世荣(脂本为水溶,系妄改)之外,其余都没有提到姓名。从书中描写分析,应该都是汉人,至少没有理由说他们是满族或蒙古族。这些王爵亦属世袭,其先人大概都有较大军功,极大可能与皇帝有血缘关系。起码那个与贾宝玉要好的北静郡王与皇帝有此关联。由这看来《红楼梦》写的“当今皇上”也应该是个汉人了。全书中没有一个满、蒙人士,打天下、坐天下、具体管理天下的都是汉人,还能说《红楼梦》安排的时空是在大清帝国顺、康、雍、乾那些年代吗?

二

《红楼梦》写的贾氏家族,从第二回贾雨村和冷子兴两人的对话中,我们知道贾家原住金陵,石头城里建有两座国公府。后来迁到了北方朝廷所在的京城,于是京城也有了宁国府、荣国府,大门匾额上镌有“敕建”二字。那是说皇帝下令专门为两家建造的,其花费也由国库支付。两府相邻,一东一西,规模巨大,占了多半条街,因之街亦以宁荣名之。那是条大街,不是胡同小巷。京城叫什么名字,具体在什么位置,书里没有写,只在人物的言谈中偶尔称之为“长安”“都中”或简单一个“京”字。显然是作者在“故弄玄虚”。但假如把它啃死为顺康雍乾时代的北京,说作者就是在写那里,问题便出来了。作者本身是雍正、乾隆年间的人,生活在北京,而彼时的北京城的范围非常有限,与他同代同时同地生活的人又太多了,他还会那样公然虚构吗?不考虑书写成一旦问世,人们一看,马上招来讥笑与责问,说你胡编乱造吗?依情理,一个王朝开国大功臣名声烜赫,不是普通人物,同代或隔代差不多都会家喻户晓,人所共知,你不能随意去虚拟虚设。而一座特定城市的一条大街,你写小说可以虚构以前那里曾发生过什么故事,但你不好虚构它的街名。或本来就没有那条大街,你却虚构有那条大街。小说家写小说,不惧虚构,而且喜欢虚构,不担心别人指责虚构,自己也不畏向人公开宣布是虚构。但怕有人“戳漏眼”,说这里不真实,那里不真实。

三

封建时代,官吏体制和具体设置,以及名称均涉大体,不会随便。

单看某些设置和名称,就可判断那是某个王朝、某个时代。《红楼梦》所写比如京营节度使、都太尉统治、兰台寺大夫、九省统制、金陵省体仁院总裁、节度使等之类,清王朝的官制列表上,都是找不到的,这就很难说《红楼梦》的构筑,其时空与爱新觉罗氏统治的时代有多少关系了。

四

清朝实行八旗制度,太祖努尔哈赤发明的,古今中外,上下数千年,只此一家。它既是军事制度,又是社会管理制度,族群、部族的组织制度,是王朝核心权力的依托所在,其触角几乎伸进了国家的每一个细胞。《红楼梦》中没有八旗组织这一说,整部书也没有提到过一个旗人。设若《红楼梦》里写的那些王公显贵、开国功臣是大清帝国的子民,他们就爬不到那样的高位,因为体制不会向他们提供那样的机会。

清宫廷每隔三年选一次秀女,由户部主持,制度和操作非常严格,只在部分旗籍的家族之内挑选。那些家庭凡生了女,都要报告户部登记在册,到了十四至十六岁,逢上选期,必须送去供挑选,未被选上者其家方可自论婚嫁,否则必受惩处。被挑中的,一般做宫女,或安排给诸王子及近支宗室男性做配偶,名曰赐婚。特别拔尖的则送到皇帝身边做低级的性工具,渐次升为常在、答应之类。《红楼梦》所写如果时在顺康雍乾,里面的贾元春绝不可能先入宫中,后成为凤藻宫尚书、贤德妃。因为她是汉妞,不是旗女。同样,薛宝钗也不会因有候选才人的打算故伴母兄从金陵到京城。

五

据文字资料,明晚期,北京城区人口不足三十万。崇祯末又遭大

瘟疫,死亡甚多,就更少了。在前有人估计最多可能只剩下二十万或二十多万。八旗入京总数在十万左右,随后留守东北的武装人员及家属,陆续迁到关内,北京人口越发膨胀,旗人起码占三分之一以上。这些突然到来的并且带武器的“蛮族”,总是凶横跋扈,盛气凌人,动不动制造血腥,又将内城清空自己占领,汉人全部驱出任其流离失所。剃发令下后,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砍头事天天发生,更是恐怖万端。随后在京畿范围以暴力大量地疯狂圈占土地,将数十万农村人强迫变为满洲贵族、兵将的悲惨的农奴。到康熙时期,这些虽然过去了好几十年,但留在人们心灵上的创痕和伤痛,肯定没有全部消散。《红楼梦》人物数百,各阶层齐备,所涉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生活面都十分广阔,有关清初铸造的“遗迹”却无丝毫反映,说明它的人物不是生活在清一代,故事的大背景不在清朝。

六

作为小说,《红楼梦》称得上全面优秀。它的构筑非常复杂,但却十分匀称和谐。给人的艺术感很浓很强很了得,人物塑造和生活描写都非常鲜活非常真实。蕴含的辐射力、感染力似乎无穷无尽。但倘若将它的描写经营硬挪到清朝,和清朝硬粘在一起,将清朝的许多污泥浊水注入其中,又用清朝的“镜子”来照射它,用清朝的“刀子”去解剖它,给它贴上清朝的标签,它就会立即变成一个面目全非的令人不可解的丑八怪,会显得瑕疵满身,遍体痍。全部一百二十回,任何一个章回、任何一个情节、任何一个人物,都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

《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描写、叙述、人物活动,大部分都在荣国府、宁国府,尤其是在巨大的大观园内。两府一园,关系到《红楼梦》的全部。前面已经陈述,在清朝,在彼时的北京城,那样位尊爵高的开国功臣,那样宏大特别的国公府,那样必有的族属,你是不能随意

虚构虚造的。一旦虚构成如《红楼梦》中所写,那就肯定不在清、不在北京了。因为这虚构已经和其他虚构紧密粘在一起了,铸成了《红楼梦》这个完整的古今少见的艺术整体,你无法将其中的某部分单独分离出来。

大观园又名省亲别墅,因迎接贾元妃回家省亲而建。照《红楼梦》所写,贾氏家族并无旗籍,而且是汉人,放在别的朝代,元春或有选入皇宫的可能,弄到清朝却肯定不行。若元春不能有那种机会,则无由加封为贵妃,更说不上省亲不省亲。这样还会有那个神仙世界般的大观园吗(事实上,有清一代也没有妃子归宁省亲的事)?没有大观园,那些扣人心弦的人物和故事又怎么会发生呢?若搬移到别处,换成另一环境,即便请出一个才能超过曹雪芹的作家,恐怕也难为其力了。

七

将《红楼梦》的大时空大背景挪到清朝,是对《红楼梦》和该书作者的大误解。从客观实践来说,应该算是对这部天才作品的大破坏。事情起于很早之前,算得历史悠久。远在乾隆中期,《红楼梦》刚刚面世不久,便陆续有人对号,说它写的是明珠家事、傅恒家事、南京张侯家事。写《随园诗话》的大文人袁枚,竟然在其著作中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就是位于南京小仓山的他家的随园。说此园原先属康熙朝江宁织造曹寅所有,其子曹雪芹作《红楼梦》,记的都是他们家的事。

那是一个缺少缜密思维的时代,在文化领域,经学复昌,考证之风大行,影响所及穿凿附会之习亦大炽,喜好捕风捉影,信口开河,自以为是。比如袁枚连《红楼梦》也没有见过读过,竟然说得有板有眼。还有一些颇有地位和名气的人,比附时也都随意说来,既不讲缘由,更不列举证据。其后,历史推移,乾嘉之风渐衰,但流韵仍在,到

晚清、民初,在《红楼梦》的求解上,产生了五花八门的“索隐派”。再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红学上以胡适为开山祖师的“考证派”出现,几经翻腾,终于在红坛占据统治地位。考证派看起来似乎与索隐派有很大的不同,实际却是索隐派的派生物,或者说是其变种。因为两者的形态、逻辑方法、操作规程、学术目的,基本上一样,都以附会史、掘史、掘背后、寻源、对号为能事,都在将《红楼梦》的时空,竭力挪向大清王朝,造成延至今日的大混乱、大曲解。乾嘉学派的学者迫于当时的政治恐怖,避进故纸堆去做学问,自有其道理和成就之处,在历史上亦有其应当获得的地位。顺其遗风,袭其毛皮而诞生的红学索隐派、考证派,却害了政治敏感症,两眼特别喜欢盯着政治,不管事情如何与政治隔山隔水都要硬拉到政治层面上说事,不把《红楼梦》的时空挪到清朝,再联结清廷的政治,他们便找不着北。他们的研究工作,一直排斥文学创作、排斥艺术、排斥文学创作中作家的主体作用。

八

《红楼梦》第一回,空空道人看完石头上大篇文字后,说:“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来,有些趣味,故镌写在此,意欲闻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有微善,我总然抄去,也算不得一部奇书。”石头果然答复道:“我师何必太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况且那野史中……”(“汉”“唐”二字是个比喻词,意思是历史上曾有过的那些朝代和时代。这里,石头不过是个传声筒,它的话,应当是作者自己的话。告诉读者,他的《红楼梦》“不借此套”,不用那种虚设的大时空、大背景。)

“历来野史的朝代”，历来小说的朝代纪年的确多为假借，属虚构虚设。小说里写的故事，并非真正就产生在那个朝代那个大环境。此种见解，很有道理。《红楼梦》之前的“历来野史(小说)”，不但平庸的，一般的是这样，即便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几部有名的、读者都熟悉的，在大时空设置上，也大致如此。

神魔妖异小说，《封神演义》将它的故事时空设置在殷末周初；《西游记》师徒四人行程安排在大唐时去天竺国的路上，不消说都是假借。世无封神的事，唐时确曾有过玄奘西行取经，但与吴承恩的小说完全两码事。

就说《水浒传》吧，读者都知道，它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宋徽宗宣和年间。除徽宗赵佶而外，它还写了那时一些鼎鼎有名而又确实存在过的人物，如高俅、童贯、蔡京及其儿子，以及汴京的红妓李师师等。但这个年代也是假托，在那段大的时空里，位于山东的水泊梁山，不曾有过那样的群雄聚义。英雄们——晁盖、吴用、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阮氏三雄、母夜叉孙二娘、神行太保戴宗等等，个个刻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然而却都是文学人物，是艺术所塑造出来的，当时现实里并不曾有过这些人。就说宋江吧，《水浒传》成书以前，甚至远在开始有口头传说以前，就有《宣和遗事》讲到了他，说他们三十六人如何如何。《宣和遗事》颇有名气，但那也是小说，很难说它讲到的人和事全部真实。而其文说的宋江，肯定不是《水浒传》里的宋江，不过是后者借用了前者的名字。始于最初的口头传说者，借《宣和遗事》宋江和三十六人之记，展开想象，编织了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其后经过数代多人多次的扩编，瓦子勾栏职业说书人的增容、打磨、结构化，前后百余年。到了明代，施耐庵、罗贯中取而整理、加工和丰富的再创造，方成为后世熟知的这部伟大作品。

“假借汉唐”之技之举，甚至连及《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一贯被人认为很真实，是史书《三国志》的演义本，是根据这部很可靠的历史典籍的记载、叙述，用文学的手法演绎铺写而成的。它的大时空与